

從一封信談起

科大衛

多年前，在香港的舊書店購了幾封信。其中有下面的一封。從信封上郵戳來看，是在1945年初從廣州寄出：

梁著卿鑒啟者：舊歷十一月廿壹由鄉往省，適值天氣寒凍，檢點衣服來穿。所有由港帶上省衣服，在蘆排巷樂善堂一概被人偷清。此次並不是外人來偷，在本宅失。請講二奶知，又講先生知之。并晚造鄉間禾割得十籮左右；除禾革穀，米飯實得五六籮。未知佐元在舖有職業受否。又未知循服否。目下情形，請覆信知之，以免掛也。欲在鄉與佐元接年生，有合適在省袖襯麗蓉明年正月亦出省住，又講二奶知。十八身體強健，無用掛心。十八叫二奶

做衣服，做的長衫短衫上省；又叫吉堂夫人，明年加多應堯一個蘇蝦仔，應全一個蘇蝦女，要來拜斗。餘不盡意。

順問

近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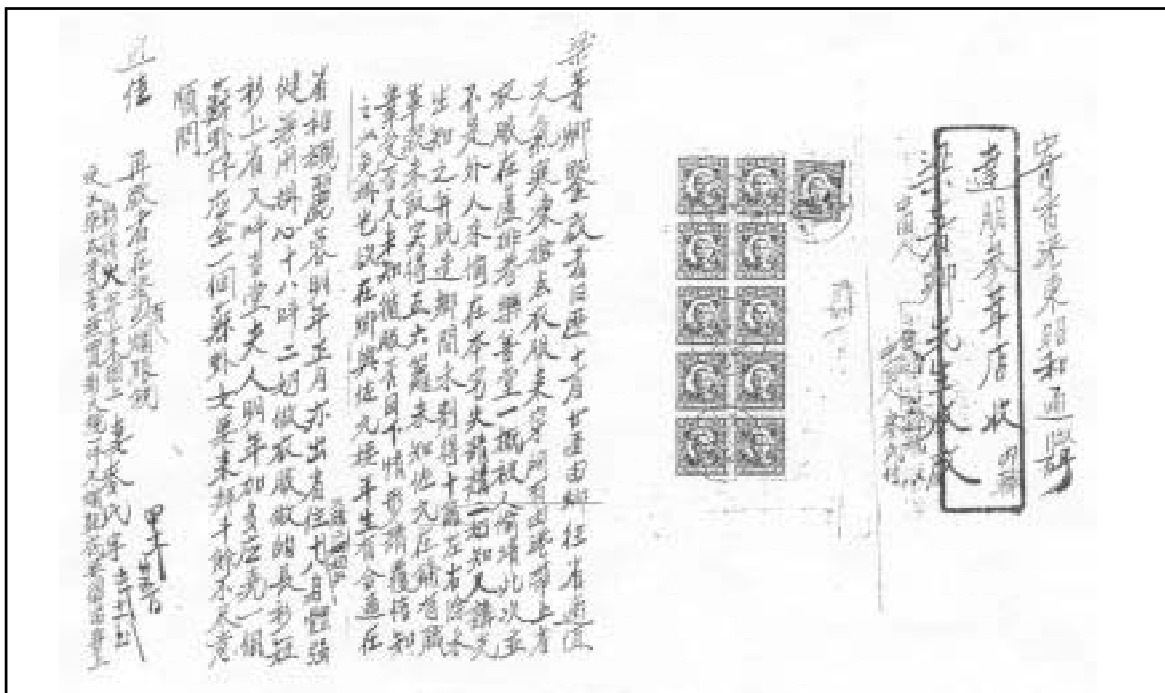
再啟者：在港如有爛眼鏡影得火，寄上來；因上便火柴太貴。若無，買影火鏡一件。又，爛鞋底要留番寄上。

妻 麥氏字

甲十一月廿五日

十一月十一到

（編者按：原文別字未加改正）



家書最能表達心態。梁先生在香港，太太給他寫信，裏面談到家人的情況，都是很平常。我特別注意到的，是最後的一段。我在香港新界訪問時，聽老人家說過，以前生火，是用兩塊石頭相碰把火打出來的。我訪問過的人，都不會做了。他們年青的時候，已經用火柴，只有聽前人說過。

我們唸中國經濟史，也知道火柴廠是20年代和30年代主要的工業。不過，很可能在二次大戰的時候，工業品不容易買到。看來到了40年代，沒有火

柴的時候，也不再打打火的方法。這一段話，在我看來，說出了一個生活上的演變。

這封信裏面有一件事情，我有興趣，但看不懂的。不曉得這位吉堂夫人是誰，怎樣加「一個蘇蝦仔，一個蘇蝦女，要來拜斗」，不知道其他讀者有沒有意見。

作為社會史的材料，家書太寶貴了。我希望收集社會史材料的時候，也把這些材料收進去。